



本朝政要策

考課

建隆初始以戶口增耗為州縣吏歲課之升降與國初
 又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其後遂詔郭贄騰三司書極
 讓與其事雍熙間上嘗閱班簿故擇用人而慮不益
 知群下之材始詔德讓以群臣功過之迹引與俱對簿
 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課使王沔主之幕職州縣官考課
 使張宏主之三班考課使魏廷式主之沔既奏其法於
 是御史弋子元郎吏張紳皆以負黜焉然沔之法亦以
 煩碎無待士君子之體物議非之久之復廢京朝官考

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發州縣官考課歸之流
內銓以蘇易簡主之唯三班無所改易其後天子又嘗
欲自宰相脩唐制書考之事既而但欲責其稱職遂不
行焉然親書課取之意二十餘幅以賜若水等蓋其丁
寧之意如此焉

訓兵

古者四時田獵以習武事孔子譏不教民戰者周禮司
馬軍旅之政詳美戰國經漢唐兵法尤具焉自府衛廢
而執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寶之敗以至晉漢兵雖數十
萬而皆不素習士居闕暇則自為生業將乘勢重則取
其課自至周世宗高平之戰遂收驍勇之士命太祖嘗
焉取其尤者為殿前軍而禁衛之精自此始也宋興
精其法壯銳者升其軍籍不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
真宗屢自臨試而蒐擇故與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
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廣議者
以動眾為疑而簡練之綱遂踈黜廢之法益弛矣雖天
子丁寧欲採其敝而群臣莫能本其意焉

添兵

唐罷府兵始置神武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
子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之叛驅市人以戰賊德宗蒙
塵扈駕者四百餘騎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
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武各

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而
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之際四
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人
養之既廢教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
中國兵制始脩列焉宋與太祖鑒前世之敝益脩教習
之法始黜老懦之兵至於邊鄙務在擇用將帥必折衝
一方之難故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領
之兵總五六千而已當是之時舉中國之兵總十六萬
人平五強國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劉繼元駕前之
兵蓋十餘萬兵之稍稍益廣自是矣其後曹彬之敗祁
溝關也在行之其實二十萬既而楊業敗於陳家谷口

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歿焉士卒前以戰死公邊

庚之兵不滿萬計皆無關志河朔震惶悉科鄉民為兵
以守城咸平之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以為兵而西北
邊臣猶請益兵不已張齊賢請調江淮丁壯八萬以益
西師天子憂之謂呂蒙正曰方事之盛急升衛亦可抑
減其如衛兵數亦不足蒙正復請取河南丁壯以益兵
天子難其言然不得已而卒聽焉其後又請濟師不已
遂令劉承珪取環慶諸州之兵升為禁兵號振武軍以
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廣矣天子延見近臣屢歎兵數
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減兵之意嘗曰雖議者恐其動
衆亦當斷在必行然群臣莫能承上意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為而其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朕始見於經至於周官考工所陳五兵之法可謂詳矣漢興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守之勝語曰器不堅利與徒搏同是兵械之不可不脩也宋興太祖將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盡矣國公署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鎗劔刀鋸器械箭筒箭皮笠努撞床子努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努院歲造弓努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努箭劔甲堞堦甲葉箭翎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器甲袋征

鼓炮炒銅鐵行槽鐵鑊等器之什器凡諸兵械皆五庫以貯之或具精勁近古未有焉景德中以歲造之器可支三二十年而創作木已天子念勞費之宜省也因遣內都知秦翰閱武庫所聚令給用有餘繕作治以權宜罷焉

城壘

周世宗時韓通築城于李晏口凡立十二縣又築東鹿增鼓城葺邠州數年又自浮陽至乾寧補壞防關海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宋興三全城葺鎮州西山堡障劉過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等五城太宗既平太原以潘美守之陳舊州遷於渝次又命美鎮三交三交在西

此二百里地號故軍溪谷險絕為戎人之咽喉多由此入寇美帥師襲之偽軍使安慶以城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久之遷并州於三交以美為帥焉

宗廟

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祔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禘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徹之議追尊僖順憲睿四祖一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禘至于高祖親親之恩盡矣此以有四廟之制前世有

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數昭昭可考者也

邊糶

建隆元年以河北仍歲豐稔穀賤命高其價以糶之

常平倉

淳化二年詔置常平倉命常參官領之歲熟增價以糶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復舊制也

偵探

淳化中柴禹錫趙瑑掌機務潛遣吏卒變服偵事卒王遂與賣書人韓玉有不平誣玉有惡言禹錫等以狀聞

上怒誅王京人皆寃之自是廢得他事上不復聽至道中又有趙贊性險詖捷給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言於上上以為患無他勝中外畏其口既而天子覺悟卒誅贊焉

貢舉

貢舉之制建隆初始禁謝恩於私室開寶五年石進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對於講武殿下詔賜其第六年又召宋準等覆試於講武殿殿試自此始也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外以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至太宗即位興國二年以郡縣闕官旬浹之間拔士幾五百以補闕員而賑滯淹又未命官而賜之綠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進士萬二百六十八淳化二年萬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貢舉蘇易簡等受詔即赴貢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請託至殿試又為糊名之制

軍賞罰

天寶之後將之廢置出於軍則軍之驕可知也五代之際國之興亡出於軍則軍之驕又可知也及周世宗奮然獨見誅敗撓之將而軍之約束始脩太祖之為將也每有臨陣逗撓不用命者必斫其皮笠以誌之明日悉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及太祖受天命謂征蜀諸將曰

所破郡縣當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傾土疆爾
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蜀既平擇其親兵
得百二十人隸殿前司謂之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
馬直等其後郊祀優賞太祖特詔賞御馬直更增五千
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擊登聞鼓訴之太祖怒立命
中使執歸本營各杖二十明日盡戮於營中餘八十人
配諸州遂廢其班初太祖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
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
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必望勅賜莊宗即隨
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末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
節也太祖撫手嘆曰二十年來河無取天下而不能以

軍法約示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為兒戲我今養士卒
固不憚而實但犯法者惟有死且及聞川班殿直之訴
使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使為恩澤又焉有例故盡誅
之世宗太祖之馭軍賞罰如此故世宗取淮南關南之
地太祖平五強國如拾地芥由是觀之軍無驕否惟所
馭之術何如若太祖之智可謂神矣

雅樂

周世宗患雅樂陵音得王朴實備考正之宋興備之文
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
一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節焉朴備所考正有未
備者和明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

隋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為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史官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是也

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晉隋之世皆作其後亦命近臣典其事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宮中會則在御座前記君臣酬答之語又別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者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內史唐起居之官隸於門下顯慶中即與舍人分隸兩省每天子御殿則左右夾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流螭頭之物虞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典禮文物冊命啓奏群臣嘉免懲勸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冬終則送於史官長壽中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而書請伏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專知撰錄季終付於史官即今之特政記也元和十二年

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綴錄大和九年詔即舍人唯故事入閣日齋紙筆立於嚮頭以記言動故文宗實錄為備焉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備日曆世宗用陶穀之言修明宗之制開寶中扈家為備嬖以謂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史官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蓋宰相虞漏洩而史官限疎遠故莫得而具也請言動可書者委宰相參政月錄以送史官使備日曆遂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其事與國中詔書病史氏之漏落又以參知政事李昉專其任而樞密院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述昉請每月先以奏御乃送史官時政記之奏御日昉始也淳化之間從張似之請始置起居院備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舍人事為周翰宗諤言崇德殿長春殿宣諭論列之事時政記記之樞密院事關機密本院記之餘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撰之事請悉使條送以備論撰月終皆送史官從之又令即舍人分直崇政殿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諤始也

正量衡

建隆初頒量衡於天下淳化中以太府之式不足以合信取平守歲吏緣為奸天下歲輸者至於破產以萬數守者更代動必數歲計爭於是天子詔有司使為新法

劉承珪劉蒙言權衡之法起於黍十黍為絛十絛為銖四十銖為兩度之法起於忽一忽為絲十絲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為一絛四黍以開元通寶錢肉好周均者校之十分為錢十錢為兩自分釐毫絲忽轉轉十倍增之凡一錢為十萬忽因取毫髮計之皆有準自一錢至半錢為衡以較之得錢二千四百輕重等者為十五斤可施用拜以絲忽毫釐銖累之準奏御詔三司較之以御書淳化三体錢二千四百磨令與開元通寶錢輕重等定其法為新式頒之天下權衡之法得焉

戶口版圖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戶九十六萬七

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以戶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

四二千九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

周知地理之險易戶口之

地圖與版籍上尚書省所以

任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

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

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

及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

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

令為郭進治第悉用麻瓦

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

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

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

宣戒兒女耶趣作無復言

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取不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仕往賞賚又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閩南屬州錢七八萬具悉以給與又加賜春漢超猶私販推場規免商非有公事聞者上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望食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懼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至口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修事郭進在西山上海道

成卒又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微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見刃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棧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重其威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關市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材能進以其任而功勳悉自出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大祖兼用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錫守瀛州韓令坤

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綰鈞領豫州以防北虜郭淮
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
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楊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
三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內斌董
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戎狄嘗
此之時建隆元年六月詔李重進收潞州十一月詔李
筠收揚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
七年定江表之地河朔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
丁連高麗王佖請更嚮化而契丹情好之使數至於關
庭拱衛指掌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
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刃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水災

周世宗嘗使竇儼論水沴所興儼以謂陰陽者水火之
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
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此之時雖有周唐之君不能弭
其患者數也若至於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
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厚積德宗壬申之
水者政也漢以來言災異者亦然然則誠古今之通論
宋興常雨之沴間輒有之然未嘗有百川沸騰黎民昏
墊之患也而太祖開寶之間常以霖雨之憂出後宮以
銷幽閉之感太宗淳化之歲嘗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
崇明門外皆浮嬰棧以濟壁壘廬舍多壞人多壓死物

價踴貴秋歛用微於是流移者衆而陳頴宋亳之間盜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給復之恩賜糜淖之餉以救其變此祖宗所以懼天災圖政務之遺事也

汴水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汴口來注鴻溝者是也或曰浚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渠成流注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渠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為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

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間中東流而西濟水至此乃絕桓溫嘗通之而不果者晉大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濬流亦注之四岸善潰塞裕更疏鑿以清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謐敘河南丁夫百萬開之是滎澤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一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向北汴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合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際也後世因其利焉太宗嘗命張洎論者其與裴潘連之本末如此宋至道之間也

刑法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郡之獄太祖即位尤重用典刑哀

幹之詔歲輒有之刑部設評覆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
至於淳化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具
獄先上二司然後關報審刑事後中覆然後下丞相府
又以聞始命論蓋其重慎之備如此焉

管榷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屢下
弛監禁於河北實禁價於海濱有司嘗欲重新茶之估
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耶遂置其議既平五強
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焉故民
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嘗之之時雖少而用約也自
時以來兵燹流離也貴備備亦滋糊口之法始急於是

言鑿課則劉熙古深茶禁則魏若水峻酒榷則程能變
益令則楊弘策各馳其意而助之者浸廣自此山海
之入征榷之筭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猶不能以為是也

曆

祭天時以授民事則曆象不可不謹也唐虞以來尚矣
信高祖有戊寅之曆高宗有麟德之曆中宗有景龍之
曆明皇有大衍之曆肅宗有至德之曆代宗有五紀之
曆德宗有正元之曆憲宗有錦象之曆穆宗有宣明之
曆昭愍有崇元之曆自將以後至於梁唐自官之任缺
焉晉高祖始用趙仁錡有謂元之曆局在宗用王朴有
欽天之曆當朴之成齊也一土處則謂之曰此曆可且行

又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慶訥正之其是有應天之
骨父之又差而苗守信等承詔論定於是乾元之曆
至道淳化之間王春鄭昭安之徒屢校其疎密而日官
歸顯符始定渾儀之器楊文溢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
焉

錢幣

興國初絀江南鐵錢鑄農器而以給流民而於江東之地
始鑄銅錢民便之自樊若
增數倍而錢始羸惡自張
大錢行於蜀自大臣皆以
爲不便天子卒斷而罷
之焉

宦者

淳化中改黃門院為內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三
繼息杜彥鈞慶之繼息收蜀有功宰相欲以為宣徽使
天子以為宦官不可令預政事切責宰相而置宣政使
以命繼息其後張洎居翰林請以藍敏正為李士裴意
副之上曰此亂政朕方復古道安得踵此覆轍邪相意
而退蓋祖宗之明理亂慎威福之漸如此焉

學校

宋興承五代之亂建隆初嘗命崔頌教國子始聚生徒
講學天子使使者臨賜酒果以寵厲學者淳化中上始
眎學命孫奭講說命之篇天子嗟異久之

名教

唐氏五代之亂教化之事又缺雍熙初始勅群臣用通
喪之制至道之間近臣有不以喪者上為賜錢使迎其
母而使者亦三易人百事皆中則其父家居不能自存
者天子驚嘆於是詔書以天下為人子之義以風曉切責
而使執法舉不能養者定著於令焉

銓選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循資之路

禘祭

博士和峴言禘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禘祭之名
借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按也言新故

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
盡慶晉魏同之唐以上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寅禘百神
卯日祭社宮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
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為臘
而獨以前七日辛卯禘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禘百
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前日可

感生帝

乾德初用博士聶崇義之言以赤帝為感生每歲正月
祠用壇其後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帝皆後祀
與感生帝祭同日既瀆且後祀祀殺失所以致崇極意
自此感生帝始別祭不後祀昊天

西京郊配

太祖開寶元年在河南定國立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將行躬告於太廟既行不獻主焉

祠太一

興國中祀太一於城南用學士張齊賢奏管正慈父蘭領祠事齊賢等以為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貴神祠宜半祀天之祀又小損之天子使加於官一月又自各祠至明如漢制焉

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帝及太宗繼大統祀官以為王業所興自太祖始故與

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又欲封泰山扈蒙建白以謂嚴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後封禪之禮輟而雍熙之郊遂用蒙議學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於圓丘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宋徽故事自此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季秋大饗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永泰之禮皆禮儀使蘇易簡所定焉

賦稅

周世宗嘗患賦稅之不均詔長吏重定賴州刺史王祚躬行部縣均其輕重補流民逋賦以萬數增其舊籍百姓詣闕稱頌焉

三司

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乾德定考課之法與國增判官之員淳化之間或專置一使或離為二司已又復之為三而副貳官屬之損益眎焉天子嘗召見其吏李浦等問利害之理浦等言七十餘事多見聽納於是三司使陳恕等皆以不勝任見讓而浦遂試用顯於世焉

奉採

太祖哀憐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煩擾欲高吏之行以便民於是定俸戶之制以兩益俸之令太祖猶以為煩民也於是出庫財以賦吏祿以詔書屢出欲吏之有餘而無內

之憂然後於義而備焉蓋其任人之知所先後如此

兩蠻

兩蠻於四夷為類最微然動輒一方受其患至覆軍殺將與夫轉餉煩敝之久也則他盜亦緣而有大中咸通之間安南之蠻是也故為政者不得不戒焉宋興嘗設廣捷之兵習標牌之器其後又益澄海之師皆以備蠻之為疆場害也蓋及其輒動而我之所以威附之術可得而談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興國之初霍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安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間曹克明之收撫水是也有計能屈之納以恩信章聖之安謝德權之靖宜州是也蓋兵不克則赦不能以采計不

是以蚤則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謀者之所
易覩也今溪洞往往為東南之憂而議者不謀威略一
欲懷之以利是見其一未見其二也

契丹

契丹既勝晉歷漢周為中國之患宋興太祖明經論之
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自山西關南所屬任
皆天下之材委任專而聽斷明豪傑之士得盡其智力
以赴功故養士少而形勢強當此之時疆境泰然無北
顧之憂間有窺塞之謀虜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
千人破之當世以為謬虜既屈服於是叩關請吏修書
幣之使天子見辭臣謙微不自以為德也其後向之宿
將稍死而天子伐晉晉虜連兵既破虜而平晉遂用事
於燕不克而還自此虜復為中國之患雍熙中曹彬以
十萬之眾不能舉燕而退有祁溝之敗既而楊業敗於
陳家谷劉廷讓於君子館又敗士多失亡乘塞瘡痍之
兵至不滿萬趙魏大震虜遂深入陷郡縣殺官吏執士
民將吏依壁自固虜輒掠垌野收子女之俘掎金帛之
積而去自鄴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
屢請益兵始科河內之民以戍邊不足則又科河南之
民猶不足則取後兵為振武之軍以自助然猶不能以
為足也咸平之間命傅潛為大將虜既入塞塞上皆飛
檄請救潛按兵不出將卒人人欲戰不許天子屢使人

督戰又為益發兵使進而潛終不敢出虜乘其隙也連
破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騷然天子為我衣濟河而虜
之謀臣射死兵遂解去楊延以為乘其散痛殺幽冀可
收天子抑其言而講和之策遂定焉自此邊境去矢石
之憂天下無事百姓和樂至今餘四十年先帝之功德
博矣

折中倉

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
之或以為散濫既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以
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權易

宋興既收南越之地而交趾奉貢職海外之國亦通關
市犀象珠玕百貨之產皆入於中國府庫既充有司遂
言宜出於民始置權易之場歲收其直數十萬貫自此
有加焉

左藏

興國初左藏之財既充斥始分為三錢與金帛皆別藏
典守者亦各異焉

賊盜

宋興既斂兵於內盜賊輒發而州郡無武備急則吏走
匿自存天子常譴吏罪而言事者以為適然故盜起輒
轉劫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愚固異焉

及覽前世之迹若宋瑞守益州張雍守梓州秦傳序守
開州何邠守象州皆以區區一城抗賊之鋒不為不義
屈於是知天子待士之盡悉道矣而吏之走匿自存者何
其不自力也

漕運

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故用
僕獲典其任而三十年間縣官之用無不足及收東南
之地與國初始漕江淮米四五百萬石至汴至道間楊
允恭漕六百萬石自此始增廣焉

文館

三館之設成於開元之世而衰於唐室之壞五代高武
力雖存西館之署而文館之學矣宋興太祖急於經營收
天下之地其於文儒之宗事稍集然未能備也太宗始度
升龍之古設署於禁中收書府圖籍與三蜀之書分六
庫以藏之又重七書之職而閣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
天下圖書始復聚而縉紳之學彬彬矣悉得當世聰明
魁壘之材處之其中食於大官謂之學士其義非獨使
之尋文字窺筆墨也蓋將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
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屯田

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以區區之魏力
農許下晉用鄧艾田壽春李祐田襄陽杜預田荊州荀

羨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內益蓄積
外有守禦之利故兼服夷狄兼鄰國或定南面之業焉
宋興當雍熙之間強西舉焉遂害天子念守其歲畜而
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
易水疏鷄距修颶河之利也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
內輒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晏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
子乃遣議臣東出宿亭至壽春西出許頴轉陳蔡之間
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一萬頃欲脩耕屯之業度其
功用美天子尤意嚮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

水利

自史起滌鄭田鄭國渠李冰以堰堰之蜀備二江

之利漢興文翁

穿前洩鄭當時引渭莊熊引洛兒寬奏

鑿六輔渠而白

公注涇渭邵信臣廣鉅盧之浸自是後

王景理芍陂馬

臻築鑑湖至晉杜預疏荆究之水張闡

理曲阿之塘宋

人引淝魏人引河唐疏雷陂黎句城除

堰遏之害皆代

一大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

故三代溝洫之

法替而赴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

當雍熙之間

以下並同屯田溝者皆欲備耕屯

黃河

旅一

河自西出而南又東折然後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功
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任而北既醜為二至大陸又播為
九然後為逆河以與海屬非屢散裂而順導之莫能為

功蓋其難如此故歷三代千有餘年無河患者以禹故
迹未嘗變也至周定王之時禹迹遂改故河之為敗自
此始自是之後言治河者尤衆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許
商解光之說是有欲出之胡中齊人延年之說是有也
有以為天事勿理者由蚡谷來之說是有以為宜
空水衝以維其決穿漕渠以通其勢者關並賈讓之說
是也有以為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張戒之說
是也有以為宜徙之寬平者王橫之說是有以為宜
計為隄防又以為隄防非古義者王延平當之說是有也
凡此數者各垂異說之隄防之起自戰國西漢以來築
作者輒復敗故務壅塞居水者最闕於用而復二渠則
水之害去絕屯氏之河則害作故言河宜散裂倣於禹
迹是當盛宋之隆河數為敗興國之間房村之决為甚
當此之時勞十萬之衆然後復理天子為賦詩比魯子
之歌屬者雖有商胡之憂非曩時比也然天子大臣講
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為隄防壅塞闕於用倣禹之
迹為可然水之為迹難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詳
固難以臆見决策舉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
慮定然後施功則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績矣

邊防

周世宗之時築李晏口立縣十二又築東唐增鼓城葺
邠州遂自浮陽至乾寧之塞補壞防關游口三十有六

瀛莫以通作治之功自韓通宋興葺鎮州西山保障自
王全斌而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寨自劉遇太宗
既平晉隕舊州遷之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
之得胡人咽喉之地自潘美

平糶

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糶之令自此始
李悝脩之魏以富疆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以至晉
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糶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人置
監唐人置東西市之糶雖號名殊其為法一也當盛宋
建隆之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糶之事至淳化而天下
之糶復大備

義倉

使歲穰輸其餘歲凶受而食之故義倉之法自此始長
孫平脩之隋以富足唐用戴胄之言而復定著令高宗
又開雜用之禁神龍進後網理疏闊而義倉遂廢殆及
至開元自王公以下至于商人皆有入故義倉之實至
六千萬以上自是後帝其宋興乾德之初天子哀歲不
登而倉吏不以時出糶糶於是糶發粟之制使不待詔
令其後又病吏之煩糶而民惟輸轉之困又罷之至會
上而舊制復行

茶

唐正元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什取其一以助軍

費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中穀休立十二條之利
末興茶鹽之法屢有變易而茶法幾至大壞景德中嘗
乘邊備之急而倉卒變法高塞入粟之虞直易江淮
茗筴之寔其厚利悉歸於商人矣是時議臣請以見緡
入中而天聖初又設三說之法入見緡金帛則官雖為
便而商者不通用三說則官有七倍之損而香象之積
居積停滯公私皆失其利焉景祐康寧之間又增以茶
利為四說雖公家虧於茶而曹販者復壅至皇祐中又
用見緡之法雖壅滯稍去然謂視小失而未免於壅滯
也

元豐類纂卷四十九

元豐類纂卷之五十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衷保命僊君
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
年來江左旬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
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卿衷
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辭任還家脩
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之錄真君衷為保命仙君梁普
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張文韶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遷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 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鑑書記一今謀太子舍人魏濟撰判

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須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為記甄濟者韓愈所謂涉毒避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為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編學寺禪院碑

襄州編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常承襲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編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襲有詩學張易之敗時承襲以附託方待罪殺推令草赦書承襲援筆而成衆江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惟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

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島皆銘
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道勁有法誠少與為比然今所見
特此碑尚完亦為可愛也編學寺於宇文周為常樂寺
於今為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啟
法寺今為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為延慶寺在
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
於太學官楊袁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
官府長史柳止文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
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
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
者死行人雖渴因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
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城即郢也此記今
後在郢辭中故城改為城曰方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堂
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棉碑

晉陸棉碑此碑云棉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
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棉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
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

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寶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為左丞相又云凱子禧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為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為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迺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子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為作謔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淫周府君關此溪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彬州臨武縣鸚鵡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水真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

謂湍浚為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即此水也碑首
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有此語而史
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
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
君名昕字君光則求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
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
模以來求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
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
所以貴乎博覽也求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
云惟十有二二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
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灸人作凡之類皆重
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求叔原
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
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化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
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卧禪俗姓辛氏
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
元寺右脅而卧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
珪為就寺造淨土堂故為銘自河隴浚於羌夷州縣城
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
徃徃多在丘皆以謂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

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四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後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彼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大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為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大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

侍御史中丞裴誼為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公其為始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建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為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為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又右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

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乳貴人三人同東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寧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崩覆實隆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旻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之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

也又稱翕嘗令灑池治峭欵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車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鄜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鄜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浚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為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欤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

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
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人又皆出於
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接
於巴蜀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成州
則武都之土祿也邠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峭嶽西狹
邠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
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元豐類藁卷之五十一

續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

行狀

公諱肇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
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
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妣吳氏文城郡太
君母朱氏仁壽郡大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為太平
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燕判官告院嘗為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
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
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臺
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脩撰管句編脩

院憲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下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於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兼案加輕車都尉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緝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愬志愈息愬愬愬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下旨獎南豐從周卿之源頭曾氏妣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延鑄始也初歲及參父子俱事孔子篤樂道志仕孔子與之參以孝德為世師首而參孫西馳自此於管仲

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為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

施於政事亦比肩卑近苛簡故道術寢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未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折微言明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繆破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爾論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又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猶清思莫能到也豈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又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為人博宏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為矯偽姑息以阿世媚俗勇

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為之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為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為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意絲是明智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為通判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廼俾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人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賈稍

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賈平
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
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蠹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
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貴雄
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服器
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
敢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歷城章立民聚黨數十橫行
村落間號霸王社推埋盜奪墓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
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縣未
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
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

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屢剽民家以名
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子袍帶酒食修以騎從筆
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蕪人
公外示章顯寔欲誘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
疆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歛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部
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粵負山瀕
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
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為群既潰復合陰相
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嘗呼之不出愈
自疑且起踵恩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
急之是趣其為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

二百人又擒海盜八八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
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
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
如在郭郭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為引去公為人除
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豈振理頽壞闔訟衰熄綱
紀具脩所至皆然也其餘廢墜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
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
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
河調乃宅踞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一
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
後人以紓民力弛無名度錢為橋以濟往來徒傳舍自

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
力比次案牘簿書咸之以十萬計它州亦然既罷州
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延得去棗州繼有大獄逮繫
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
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嗷呼曰吾州前坐死者數矣孰
知非冤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備藥以
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藥
衣食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言醫疾視記其全失多寡以
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言詔為萬人備州
縣暴賊急斂芻粟賈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
期而辦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

而市田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賦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遷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徵求之故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府徵賂至哀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為奸者禁婦女毋入寺舍明州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為門樓十故甃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為再計城城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為樓二收故甃十之六募人簡棄甃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九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選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

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趨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至四甲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於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祭旬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莫敢不盡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晏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聽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

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於外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為苟簡章官告院宿敵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間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迺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趨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蘊又况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憮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

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施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為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脩撰既而復諭公曰此特用卿之漸爾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為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為難也公夙

夜討論未及屬橐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使
諭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
人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
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
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
不造以至不翅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為得人謂且大
用及聞公歿皆嘆息相吊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
其命也夫公性嚴謹而待物坦然不為疑阻於朋友喜
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成就之如弗
及與人接必盡道但有懷不善之意來者竦之益恭至使
其人心悅而去而迺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所過

抵法者力為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
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弊交者一無所受福
州無織田歲鬻萬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
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
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讐對
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
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歿集其橐為元豐類橐五
十卷續元豐類橐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因公之
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不遂而
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飭粥之
養光祿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

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
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充大之
寔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以
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
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
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為世之所大
慘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
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為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
矣又不能推而示前人德善勞績托於世世之文章以明
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塵世屬則昆弟恩猶
父師其於論公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墓宜有銘於墓
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筆
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
當白傳 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畧弗敢誣以告銘
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墓誌

公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曾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
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
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
事嘗見選用仕至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
夫文忠歐陽公為銘其墓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
祿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

人日草數千言始冠遊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
公於經微言奧旨多所自得一不蔽於俗學隨問講解
以開學者之惑其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
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為文章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
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自韓愈氏以
來作者莫能過繇慶曆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
餘年雖窮閭絕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謂
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為太平州司
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兼判官告院為英宗寔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嘉
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迺使鄉戶

輸錢如故公閱文
書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東毋得擅增募人錢歲
僅度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
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
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徙知齊州齊俗悍喜
攻劫豪宗大姓多撓法曲隈周氏世衣冠以貴雄里中
其子僭橫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首實之法歷
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推埋盜殺橫行無敢正視者
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西橋以濟往來是時州
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設乃畧明賞購急追捕且
開人自言盜發得由是好寇亦迹民外戶不閉道至

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逢勅變
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
也徒襄州州繼有大獄先不決
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
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
誤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
能具飲食衣衾者佐以庫錢師
萬人備公獨不以煩民為之區
期而辨兵既過市里有不知者
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
為排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
公雅法意施行之有
私欲有所為公不聽
嘗論死者公閱其狀
即出之緣而釋者百
矣寧知非冤乎又徒
歸藥以授病者其不
女南道江西者詔為
合井巽什器皆前
而它州以不蚤計擾
福建路兵馬鈔轄
願渠廖息者死

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
者錄將樂縣又呼之不肯出岳
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一
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復
勢自是無敢竊發者民行山津
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城役
費甚衆其力出於籍兵傭夫而
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
志於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
然公為之無難始至又先去民
正風俗凡所措畫皆由折就編
壘其餘力比次案牘

書與屬縣為期會以省追呼皆
一人至田里者故所至有惠愛
法後終不可改察屬聞公名始
平無私又未嘗有所按擿卒皆
為收菜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
不敢取平君推誠待物坦然無
怒亦不悔自求補外凡十二
以辨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
督發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
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感激
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上
有法終其去州未嘗有
既去民思之不巳所為
百嚴憚之久而察公廉
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
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
疑於朋友喜盡言雖取
而不悅公者屢欲有
傷頓天子聖明察公
滄州過都召見勞問
勸思有所自效數對
詔中書門下曰曾

史學見稱士類宜典六五朝史事以
編備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
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
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
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以
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紫章
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
職事以戒上數稱其典雅天下
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
長祿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
大寧寺奉五遷尚書度又負外
即後朝散郎母曰文城

鄧太君吳氏仁壽郡太君朱氏
李氏嘉興縣君三男子維太平
郎綱未仕孫六人慈忘愈思位
務郎慈為假承務郎勅所在量
丁酉葬公南豐後周鄉之源爾
歲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
異論歐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
諸親戚莫知也後十餘年歐陽
之歐陽公謝曰此吾昔者願且
豐類彙五十卷續元豐類彙四十
家藏至二萬卷集古今家刻及
髮晁氏宜興縣君又娶
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
慈公既卒上以綱為承
給其卒事以七年六月
公於取舍去就必應禮
嘗議典禮而言事者多
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或

又與之俱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
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祿家甚貧耕
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官學婚嫁一
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年空布肇又繼中進
士科布曾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為尚書吏部郎中與公
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之遭時得君未及
有為而不幸以歿士大夫為之相吊公之盛德抑復有
以遺于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

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言
夜屯畜厚潛深儒
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於文奮躬力
行道義之存公自
布衣譽望四出既位於朝其剛不盈
公久於外或留或

徒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與予史事
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奉新有官左右慎選於
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凡百執事分屬
列職肅然盈庭俛聽訓教靖共夙夜以出謀猷四方鼓
舞天子之休昔歲父子見稱仲尼四而源有來公則承之
知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佞各瞻腴赫然榮名受
社未艾奄以報去計聞計亟惜紳咨嗟相顧失色有存
者言有遺者直惟茲之銘是謂不既

神道碑

韓維

公姓曾氏諱華字子固其先魯之後世遷豫章因家江
南其四世祖延澤始為建昌軍士曾祖諱仁旺

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
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
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多讀
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
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
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
屬歲饑公與積廩通有無老推怡怡不出至閭鼓腹而
嬉擢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恣言僭濫其尤無良者
奉行剽劫火光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嚴察
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遺使金室無亢坏貨委
于塗犬不夜吠徒知襄州州有大盜久不決公一閱

其寬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出州歲大疫公備藥
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南道江西者且
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隨
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
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無疑不順往往屯
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推埋剽劫血依以為淵藪公
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
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
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且數月徙亳州元
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旬當三
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

子諱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

遂以為史館脩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
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此特用卿之漸
耳母重辭五年大正官各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特
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
為稷見三代遺風今天子為延安郡王其歲奏故事命
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
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
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初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
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
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惟恐不逮其為

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接劾官吏
所造至于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
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
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大夫人吳氏會稽郡大夫人朱氏
遂寧郡大夫人元配吳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
氏司農少卿高卿之女子男三人館瀛州防禦推官知
揚州大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蕪縣事綱右
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愬忘愈且愬
懇愬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惟藏
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
百卷出處及與之俱既沒集其遺稿為元豐類稿五十

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哀天下之文亦
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
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父相繼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大
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
竭力以養温清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
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第年宰布肇繼登進士
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
子固而但止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
為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荷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
蓄淵淵發為文章一在六驚稽人既萎邪說嗥吠公不

藥莖徑前無閱破廢藥場快昏則曠波濤云云東入于
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偶六駢四組綉文龍
不見糝米公於其間雁為揚塵視發揮奧雅揀片浮累幾
然高山為衆仰止栖遲擗曾翔翔書府如鷲之鸚如新
之夢出貳于越寃問疾苦厲歲大歉稼荒于畝與積于
民發歲于使既助既補畏懼含哺或謂或呼謂公父母
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自補章刻弊庭不留訟獄
無濫繫勞之耒之鰥寡以遂公毀海服有命未期帝曰
汝賢母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躬五聖大典唯公結
釋百官正名唯公訓勅忠言至茹謀八則造滕公用不既
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是如口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
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
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節表
遠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續著兮考
蹇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擊車
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
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宵冥挽大河而一瀉
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後
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未逢兮而去速兮固
前脩以跋躑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

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牒乎東觀兮裁諾命乎
西垣典貢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
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
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奕
靈之焉詣信百年總斯須兮遭電疾而歛逝天不憖遺
一老兮固措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
墻路貫江而脩阻兮曾莫莫乎酒漿悲填膺而第鬱兮
聊自託於斯文

挽詞

陳思道

早棄人間世真從地下游立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
世從遠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

又

精爽回長夜又氣出廣庭勳庸留琥珀形像付丹青道
張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卷終

圖書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large, dark, irregular mark and several thin vertical lines.

